



王渝飞 著

走出大巴山

人们常称黄泥扁为街，其实它一无商店，一无饭馆，三无客栈，沿石板路两边静寂地矗立着的全是村里的农舍。现在街前有公路边，商店、饭馆、客栈都有，但那仅仅是西康通成都的房子，与黄土高原称这段脚搭在右溪路上闹寒家沟黄泥扁。仔细看，在这里仍能悟出当年的凄寒。

旧一点的房子，像伸出的扁很宽，房梁也架得很高，并且随街这侧墙就是二厨房时衬起来的，门上的花紋这样雕刻得粗陋，看一扇窗子，还有一道木料样，有人说这就是当年班上的店子，有木料样的窗子是祠堂，是山上最大家族祠堂的家庙，拱窗窗内还立了石像，菩萨，还有香案、长桌，每年曾看老人眼着香火，现在踪影马迹也不见了。瞎了眼的人去世了，住祠堂的还是，案件时的外家人。有一扇窗子多县城的墙子有板，有台临街，阳台上把栏杆算得前边。一讲说，窗子不是圆的，窗格子拼凑的窗室也很雅致，就是旧了，油漆早已脱落，木料也变成了灰色，有这样一簇簇的窗子在灰蒙蒙的墙上，而地是土意城楼的确是这街的色彩。一个那在放牧旧日的老人说，这是“草楼”。穷城是个寡妇，带了四个女，十个男将得都瘦弱，穿破棉袄，白天四个姑娘戴香圈去挑花刺绣，唱曲声连个最来住

走出大巴山

王渝飞

走出大巴山

著 作 者： 王渝飞

出版發行： 天馬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 93 號
電話：6701382，6706633
圖文傳真：6794259

承 印： 聯藝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偉業街 103 號 11 字樓

ISBN 962 450 312 5/A • 01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一九九三年 • 香港

命运，不仅仅是相遇……

“五年级的丁晓霞被供销社的伍老爷抓起来了。”

下午，竹山小学上课前，预备铃敲响的十分钟内，这消息传遍了学校，各班老师回到办公室，想知道个底细。这消息由学生传来，谁呢？不知道。

“好啦，这次学校不插手，让外面去收拾一下，看这知青崽还硬不硬。”

“这野丫头也该知道点厉害。”

“是偷了啥？还是……”

“风琴踏板上的皮带肯定是她剪断的。”

“哪个也奈她不何，来不来就给你房顶开个窟窿，害死两只鸡，街上宝儿家不是吃了这亏？这丫头心黑哪！”

上课铃摇响了，老师们谈兴未尽地离开办公室。去教室的路上，三三两两的还在议论，临到教室门口，还区区恐恐地咬一阵耳朵，这是一条重大新闻。

这小小的乱子，足以给循规蹈矩，单调乏味，日复一日的大巴山山区僻静生活掀起今天的风浪。它，会由学生娃带回，散布到方圆几十里的竹山中的全村八百多户农家里，在农家的饭桌上就会创作出，伍老爷怎么收拾丁晓霞的种种结局。可是，对于竹山小学的一个别老师，这不仅仅是新闻，这是一个机会。一个等着惩处丁晓霞的机会。

五年级的班主任郭峰没有去教室，他一直在看着屋角一张褪了色的红漆桌前，坐着沉默不语的马东良校长，希望马

校长能在这节骨眼上照顾老师们的的情绪，把丁晓霞开除……丁晓霞是他班上的学生，为她郭峰是伤透了脑筋，没想到在临到要离开学校去县纸厂顶替父亲的班之前，居然遇上了一个机会，他要力争办好这件事，抓住这个机会，了结心愿。

马校长对各位老师的议论不是没听见，听了，听明白了，而且全装在心头。他不急于表态，心里自有一本账。

对于丁晓霞马校长没什么好感，甚至有些讨厌她。去年竹山小学又被评为全县勤工俭学的先进典型，县里组织了参观学习团，那几天丁晓霞大出丑闻，在教室里与男同学打架，打烂了两张凳子，使马东良的接待工作狼狈不堪。按他的想法，当时就要开除丁晓霞，一所山旮旯的普通农村小学，多么不容易才在全县亮出一点脸面，才有个机会和县文教局局长握手，才会集中几百个公社完小的校长、书记来听他讲带学生砍竹子卖不缴学费读书的讲话。但是，沾到竹山小学荣誉出名的马东良真的就那么得意了吗？哪会呢，他最知道自己。领着的七、八个民办老师，冬天一身绽花的老棉袄；夏天一双古铜色的大赤脚，出山一挑竹子；回家一挑粪桶。二、三百个学生，也只有在山上砍竹子才猴样的灵便，坐下来读书，铜铃大的眼睛盯着你，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能算一个教师，这竹山小学又能算一个学校吗？

开除，到底开除谁呢？

混吧，日子得一天一天地过呀。他低下了主席台上闪过光的头，收拾起了他的权力。

现在老师中普遍的对丁晓霞的情绪，他不得不注意。郭峰固执的眼光使他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拖，自然不是个办法，但眼下他的确是想不出个办法。他注意到坐在不远处正埋头抄写歌单的黄沉。刚才老师们七嘴八舌的议论，黄沉没有插

言，黄沉对这件事持什么意见呢？马校长想探探，对这个本村知青的民办老师，他是另眼相看的。他会不会对丁晓霞这个知青崽偏袒？知青们在农村的互助事迹，他是早有耳闻的，两肋插刀，要义不要命。他突然觉得丁晓霞的事在黄沉这儿梗起了，他暗自高兴，幸好没有拿出主意，不然就在门缝里过日子，马东良的眼睛落在黄沉身上。

“黄老师”，一张纱布裹住似的嗓子传出了干涩的声音，“你上过丁晓霞的课吧。”

“啊，嗯。”

“嘿嘿嘿，你讲讲呢。”

黄沉上五年级的唱歌课和图画课，丁晓霞那风尘仆仆，满头大汗，走路昂着头，喜欢大声叽哩呱啦的讲话模样，给他印象很深。她不象个规规矩矩的学生，倒象一只不知道疲倦满山乱串的小羊儿。如果是写期末学生评语，他这点印象还可以写几句，不关痛痒的提提希望，把小小的热情鼓励一番，如果要推出一个开除或者不开除的结论就无能为力了。

“她有她的一股活泼劲。”

“黄老师，你不是班主任，这野丫头打架、骂人比男学生还凶，人小整人心黑得很，个头又大。马老师，丁晓霞的实际年龄应该读中学了，留在班上把一个班搞得乌烟瘴气。”郭峰急忙插言。

“给她家长通通气嘛。”

“家访家访再说。”

“马老师，她那妈是巴山林场的老知青，说重了，以为你是在整她的女儿，说轻了，又不管用，莫说去家访，就是她家长找到你，你又讲得出个什么来，知青的事情不好办。”郭峰说完意识到话说得不圆，朝黄沉看了一眼，想解释，话又被马

东良接过去，只好红了脸。

“正常的反映情况是应该的。”马东良说着，值日老师又摇响了第三道铃，“郭老师，你先上课。”

“这个班不把丁晓霞弄走，其他同学就要受害，马老师还是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先上课，先上课。”马东良边说边用手拍着郭峰的肩膀，半安慰，半推地把郭峰送出办公室门口。

郭峰眯起眼睛，意味深长的看了马东良一眼，“不能拖了。”

“能解决的。”

马东良回到办公室，从阳光地里又回到黑糊糊土墙办公室，他感到眼前一片暗淡，这种困难的明暗适应，他本来已经习惯，但每次适应起来都能引起他大脑发涨，总有那么一瞬间使自己处于完全不能控制的阶段，他习惯地闭上眼睛朝着自己桌前那堆白蒙蒙的东西摸去。那是土墙上的窗子照射进来的光，光正好射在白白的作业本上，这是他有意识安排的标记，不管他什么时候进来，朝着这堆白蒙蒙的光，就一定能走到他的桌前。今天太阳特别亮，白色也就越白越大，而四周也就越暗越空。突然，他想起有一件最重大的事情还没办，办公室还没有找人来粉刷，这件事才是万万拖不得。

这是清溪乡完小副校长周夏雄交给他的任务，他必须办，还必须办好，因为竹山小学的校长不久就会是周夏雄。

为了争取高考的升学率，县文教局指示缩减各乡完小的戴帽高中班，集中基础好的学生到区中学学习，清溪乡完小不愿意把自己的学生调出去，把高中班迁到竹山小学，借勤工俭学的名义继续办下去。

高中班一上竹山小学，周夏雄要来，还要来几个公办老

师，他马东良算个什么角色心里清楚。眼下首要工作应该是为迎接周夏雄和高中班的到来。

等他做的事情还很多，催促大队干部赶快完工新教室，改修住校生的宿舍，粉饰土墙办公室，打灶修厨房，老师的宿舍安排在哪间屋好，他还没有拿出个主意，决不能让丁晓霞给搅了。

能随随便便地开除学生吗？眼下的情况哪里是由他决定的呢。周夏雄一来就遇上开除学生，容易让人感觉到学校秩序不正常，自然会给人想到工作不力，或者方法生硬；如果周夏雄不同意这种处理意见呢？自己不是下不了台，他马上就要当配角了，得时时提醒自己，要学会服人，少拿点主意，多讨点乖，否则自己村小学老师的地位就要保不住了。自己肚里那点墨水他自己清楚，这两年本村接二连三毕业回乡的区中、县中的初中生、高中生都盯着民办老师这碗饭，这对他是一种威胁。因此他马东良更不能在任何一件小事上出差错。

他轻轻地走到黄沉身边，两手操在胸前，脸上拉起笑纹，注视了黄沉一会儿，就步到黄沉对面的办公桌前，用手支着身子，压在桌上。

“黄老师，你去帮学校家访一下吧，嗯？”

“我？”黄沉从歌单中抬起头，看到一张无声的笑脸。“我不是班主任，情况了解不多呀。”

“情况就是老师们讲的那些，你好讲话些，我们学校是个小庙，家长不配合，就难办，如果真要劝她转学，也让家长有个准备，不然到时候就太突然了。”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我们去就有个关系不好处理，现在是抓教学质量的时候，学校只对学生的学业负责。她家长懂这个道理。我等

你回来拿主意。哟，该下课了。”马东良挡回了黄沉拿铃的手，替他拿起铃，走到办公室门口摇起来。

请黄沉去家访还有个意思，就是把矛盾从自己身上引开，如果不开除也会让其他老师看到决不仅是他个人的主意，开除也更有理由让黄沉自己明白其中的难处。

马东良左手交在胸前，右手机械地一上一下摆动，铃声响着，象缓慢呻吟的病人，与教室里冲出来的活蹦乱跳的学生极不相称。

他摇着，摇得自己都听不到铃声方才住手。

阳光地里学校象煮沸的水，一片喧闹。

二

下午放了学，黄沉到五年级教室去找丁晓霞。“今天该丁晓霞这组做清洁，还没下课就跑了。”一位女同学告诉黄沉。

“黄老师，丁晓霞在那里。”一位男同学象发现了什么秘密，大声地吼。

黄沉顺着男同学手指的方向看去。教室对面竹山中的小路上，有一个兰灰灰的影子，正在缓慢地沿着山脊向上运动，黄沉还能在明亮的阳光下辨别出丁晓霞头上扎着的一只红结子。

“黄老师，丁晓霞从来不做清洁。”

“黄老师，今天下午第一节丁晓霞没有来上，郭老师要留她下来，她跑了。”

“她被伍老爷抓起来了。”

“伍老板要绑她到县里去。”

“放都放了……”这是一个很柔和很轻细的声音，她还在翕动着嘴，显然她还在说着什么，但是燥动起来的几个男同学围着黄沉大声地争抢着数落丁晓霞，把一切都搅乱了。扫帚扬起的灰尘弥漫了整个教室。

黄沉朝那位弱小的柔声细气的女同学看了一眼，又扫视了一下闹欢了的几个男同学，“去打点水洒在地上。”

几个男同学象泄了气的皮球，顿时不出声了，躲着黄沉的目光，你看我，我看你。

“打水好远哟，要到下面堰塘去打！”

“抹桌子也要水呀。”黄沉不想放过这几个专想告别人状的调皮男同学。“去，抬一桶来。”

“还要抹桌子呀？”

黄沉严肃地看着他们，丝毫不让步，几个男同学你推我搡地提着桶走出教室。

“扁担。”柔声细气的女同学忙拿着扁担追出去。

“不要。”

“丁晓霞不做清洁还不挨说，下回我也不做清洁跑了。”

“哪个做了砍脑壳。”男同学又闹着跑了。

对面山路上的小红点已经拐进了竹林，竹林是盖在连绵百里的大巴山上的毯子，黄沉不知山中那一条路有多远才到了晓霞的家，他再也不能耽搁，得追上丁晓霞。

三

翻上了山梁，有一条机耕道曲曲弯弯地伸向山中的竹林。沿着这条道就可以走到巴山林场的东坪分场，丁晓霞的

家就在东坪分场。

这条机耕道原是专为东坪分场连接黄泥扁修的。黄泥扁是一个竹子转运站，每年大巴山都经黄泥扁向国家卖出上千万斤的竹子，黄泥扁又是达县到万县的必经要道之一，交通方便。巴山林场的东坪分场管辖着几十万亩竹山，修机耕道就是想运出这些竹子，但是修好后因坡度陡拖拉机无法行驶，这条道就成了人力运输道。

路上铺着油光石。走这种路不能随心所欲的迈步，要全神贯注的选择每一块踩下去合脚的石头，不然就要绊倒，或者踩到石缝把踝关节扭伤。黄沉走路边，路边的石头小一些。但是小石头沉在黄泥巴里，被拖竹子的人拖得光滑滑的，踩在上面就象踩着一地钉子。他想走在黄泥上，刚一踩上去，就摔了一跤，山上的黄泥巴是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包浆，开春，山上的土干不透心，踩不得。看起来是一条大路，走起来却很费劲，没走多久，汗水就顺脸而下。

山路就是这么难走。是啊，也多象那捉摸不透的丁晓霞。

黄沉想起了有一次上五年级唱歌课的事情。

同学们正在兴致勃勃的唱歌，突然，教室门“轰”地被推开，一阵风把挂在黑板上的歌单吹到地上，全班同学的视线都集中到门口。门口并没有人。就在黄沉重新挂歌单时，一个影子飞快地闪进了教室。

“丁晓霞，迟到了应该喊报告。”黄沉话音一落，“对，喊报告，”“出去，喊了报告才准进。”“还敢不听老师的话，出去。”“黄老师她不出去。”几个男同学就高声的嚷起来。

丁晓霞根本无所谓，还对那些同学做鬼脸，这样的起哄，她不当回事，两只眼睛若无其事地看着黄沉。

“丁晓霞，”黄沉看了几个男同学一眼，止住了嚷叫，“迟

到就要喊了报告才能进教室。”

“出去，喊报告。”

“野山猫，黄老师喊你出去。”又是一阵起哄。

“你妈才是野山猫，不出去呢？”一阵粗野的反击。

“你敢不听老师的。”

“我就……”丁晓霞看了黄沉一眼，后半截话没说出来。

教室里这种情绪，上课效果是不太好的，很明显，同学把黄沉的意思经过几个男同学的瞎嚷理解成了让丁晓霞出去重新喊报告才能继续上课，于是都赞成丁晓霞出去，教室闹哄哄的，全是抱怨丁晓霞的情绪。

黄沉从风琴的琴盖上看过去，坐在第一排的丁晓霞她的个子与坐位显著的位子极不协调，这是郭老师有意在突出这个人物的安排，她高出身边的同学半个头。黑发中参杂着几股棕黄色的头发，顶上飞着一只红蝴蝶结，她的脸埋在胸前，耳根有些红，还悄悄地也斜着对她风言风语的人。

黄沉并没有想奚落丁晓霞，但班上同学的起哄已经完全能看出丁晓霞的孤立。

上不成课，一些女同学也开始叽叽咕咕地抱怨。

丁晓霞微微地抬了点头，看不出黄沉脸上有丝毫宽容态度，突然，她从坐位上站起，几步跑出教室。

教室安静了，大家注视着门口。

过了一会儿，门口仍然没有动静，黄沉走出教室，看到丁晓霞靠在墙上，低着头。一种孤寂之感让黄沉很为丁晓霞难受，她绯红的脸颊已经体会到受同学冷落的滋味，黄沉有些失悔，不该过分认真追究她的迟到，让她困窘到目前这种处境。

“以后要准时上课，进去吧。”

丁晓霞没有动，黄沉用手轻轻地推了推她的肩膀，还是不动。是啊，她还有很强的自尊心，下课后应该找她谈谈。

“想一想也好，下课后到办公室来。”

下课后，黄沉走出教室门，没有看见丁晓霞，放学后她也没有来。但是，那节课教的新歌《春天跟着燕子来》她却学会了，有几次黄沉都听到她在回家的山路上唱，是她喜欢这首歌呢，还是有意唱给黄沉听呢？不知道，反正丁晓霞学歌是不拘形式的。低年级的歌她也能唱。

黄沉真是说不准，丁晓霞是怎样一个学生，她有好学的热情，也有调皮的个性，就象山中的路，看起来一条大路，走到到处是钉钉包包的，并不那么顺畅

一队掬竹子的“脚力”从竹林里奔出来，把竹子搁在山埂处，就向一股山泉走去。一堆人跷起屁股，伏下身子喝水。

这些人重新上路时，不再扛竹子，而是扛一头在肩，丢一头在地，拖着竹子在油光石上朝山下拉。

“哗，哗，哗”，山林热闹起来。惊飞一群群鸟儿。

黄沉也感到有点渴，走到山泉边吸了一口泉水。泉水很甜。

泉水兰幽幽的流到不远处就刀切一样没了去向。黄沉走过去，这是一处岩口，泉水从这里飞流直下，因为是石壁，四周不生长竹子，反而显得光亮亮的一片天地。

天，碧蓝碧蓝的，似乎矮了些，在这绿茵茵的竹山顶上格外的透明，给人象似飞天的感觉，那临空飞过的一白云，象能工巧匠制造的登天云梯，连接到有些淡蓝而又有些灰白的天际。

从这里远望大巴山山脉，数万里的绵绵竹山都挺起高昂的头，象一支雄壮的队伍，互相紧紧依靠着，耸立在大地之

上。这种分不出你我的依靠，也许是一种拥抱，是大自然在千万年光阴飞逝的岁月里，寻到的生命的链，把整个身子相依在一起，让心沟通大巴山的历史，沉淀世纪的冷暖风情。

有风吹过，满山的竹叶便哼唱起亘古未绝的生命的摇篮曲。

这里还能看见座落在山脚下的学校，静静地躺在那里，象躺在窝巢里熟睡的小鸟那么温驯；又象小孩手中玩耍的积木，横着竖着还没有建成一座美丽的院子。

这时，黄沉看到从积木里出来几个黑点子，黑点子在一条山路上移动。

那一定是竹山小学几个民办老师同路回家。

四

走在前面的那个小黄点是教二年级的林永玉老师，她是竹山小学唯一的一个女老师。走在后面担一挑担子的是教四年级的尹家贵老师。中间背背兜的是丁晓霞的班主任郭峰。

山区的民办老师是非常辛苦的，家住得远的要两头摸黑。在家，屋前屋后的忙象个妇道人家，在校，教室里外招呼学生象个婆婆妈妈，路上，不是肩挑就是手提又成了运输队长，他们无一刻的空闲，又没有什么起眼的贡献。教书的价值嘛，相当于一个全劳力的补助工分。想多挣没有时间，只好零零碎碎的花点时间编个筐，砍挑柴。有劳力使，觉得教书不划算的自然就不来，能来的，愿意来的，除了符合肚子里有点墨水这个主要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活路做不过一个全劳力，因此大部分的外型都有这样和那样的不丰满，不壮

实的特点。在接近四十岁和更大一点年龄的民办教师身上，外型上的差别尤为突出。一个多年从事民办教师工作的人，对自己在这个环境的价值，是经过精心计算的。也许他们的家底不太富裕，但是，他们的日子稳定。决不会因为地里收成不好，而使一家大小睁着圆溜溜的眼睛盯着别人的饭碗，在收成好的时候，自然也听不见他们的笑声。不过，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年轻力壮的民办教师，打破了这种固定结构，他们使教师队伍显得有生气，但这些年轻人会不会终身留在这个岗位上，默默无闻地耕耘荒芜的土地，向贫瘠的山区奉献火红的青春还是个问号。

郭峰就是这群年轻人中的一个。

他的心里也并不轻松。

他是即将到县纸厂去顶替父亲当工人的人了，本来可以一走了之，丁晓霞的事可以完全不管，但是，这个丁晓霞他给她记了一大笔帐。他弟弟砍了巴山林场的楠竹，被抓住了，东坪分场的人就是不买他是丁晓霞的班主任老师的账，硬罚了五十元钱。这是第一件私事，第二件是公事，他原想把丁晓霞培养成完小的先进典型，在区里树一面旗帜，开展他的教育事业，可是丁晓霞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奖状对她没有诱惑力，纪律对她没有约束力，还在县里参观学习团来学校时给学校抹黑，现在成了最难驯服的一只野猫。郭峰觉得自己在教育事业上的前途完了，不能迅速地推出一个优秀学生而获得一个优秀教师的光荣称号，在这山区里当一个默默无闻的民办教师是件丢人现眼的事，又背上了丁晓霞这样的学生，两天一小错，三天一大错，哪里还有出头的日子，教这样的学生他深感脸上无光，昔日县中的光彩已威风扫地。他不愿再同小学生们周旋，他下决心去顶替父亲当工人。

去纸厂，还有一层神秘的关系在撩拨他不安的心。厂长看中了他，要收他做大女婿。这有利于他打开局面，首先要争取到干推销员的工作。天南海北一跑，打开视野，遍尝名家菜馆，旅游名胜古迹。这是现实，又象是梦，搁到心上，扰得他晚上不能入睡。但每次想到末尾，总有一丝阴影飘进了他的心，厂长的大女儿，是一个农村户口，在农业上干活，而且只读过村小学，是典型的“劳动力”，全没有城里姑娘的那种味，让这“劳动力”跟着去逛城里，那不丢尽了他郭峰的脸面。在纸厂最多能解决一个临时工干干，临时工算个什么呢，干最脏最累的活，能干一辈子吗？这几天郭峰就是在一种新的兴奋中烦恼，丁晓霞撞上了班主任的这种心情，还会有好日子过。而且是谁让他对教育工作失望，转志向于工人呢？当然又是丁晓霞。

丁晓霞真有那么让人讨厌吗？

不，走在郭峰后面的尹家贵老师他不会同意这种看法。

他曾经是丁晓霞的班主任，教过她一年级，二年级，在他的手上，这是一个很聪明，成绩很好的学生。这棵苗苗没有在郭峰老师手里茁壮成长，他心里很有一些遗憾。丁晓霞的变化，是由于老师一方的责任，还是因学生一方的原因，他没有时间去研究，分析。他觉察出这里面有文章，在别人议论的时候，他没有凑分子，然而别人却以为，他是丁晓霞以前的班主任，不好表态，随了他去。可他心里是有看法的。当黄沉临离开办公室要去家访时，他象有什么话要讲，在黄沉桌边转悠了好几圈，最终还是没开口，只是当黄沉出办公室门时，他客气的说了句：“去看看？”

山路上人的影子那么小，就象脚下的蚂蚁，移动得那么慢，就象小草上爬动的夹壳虫。人原来在这山中是那样的微